

大陸有狼

[日] 西原美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大陸蒼狼

[日]西原 美江 著

西原美江

北方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陆苍狼/[日]西原美江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6

ISBN 7-5317-1851-0

I. 大... II. 西...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886 号

大陆苍狼

Dalu Canglang

作者/[日]西原美江

责任编辑/梅庆吉

封面设计/高荣生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址/<http://www.bfwy.com>

邮编/150020

电子信息/bfwy@bfwy.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7.375

字数/450 千字

版次/2005 年 8 月 1 版

印次/2005 年 8 月 1 次

印数/2700

定价/49.00 元

书号/ISBN 7-5317-1851-0/I·1714



目 录

起首	(1)
第1章 屠狼	(7)
第2章 “狼巢”	(15)
第3章 重逢	(32)
第4章 定情	(45)
第5章 马场惜别	(52)
第6章 二泉与悲壮美的对话	(61)
第7章 “布尔特！其奴瓦！”	(63)
第8章 乌云赠刀	(81)
第9章 “红”与“黑”	(85)
第10章 报凶	(99)
第11章 团部播音员	(102)
第12章 养伤	(106)
第13章 马背上的空翻	(122)
第14章 再次屠狼	(124)
第15章 少年的仇恨	(132)
第16章 三人会议	(134)
第17章 小场长	(138)
第18章 大参谋	(145)
第19章 选妃	(163)
第20章 同室不操戈	(166)
第21章 翠鸣庄	(170)
第22章 云南高原，宝剑入鞘	(174)
第23章 前线	(184)
第24章 军校中的白天鹅	(202)



第 25 章	飞来的妻子，定下的婚姻	(208)
第 26 章	邂逅	(213)
第 27 章	了结	(218)
第 28 章	东渡	(220)
第 29 章	“孙公馆”	(223)
第 30 章	李河的“智慧”	(226)
第 31 章	两个超级美女的打赌	(230)
第 32 章	两条白色的蟒蛇	(248)
第 33 章	“日，手取万元可”	(255)
第 34 章	妇人俱乐部	(260)
第 35 章	青龙刀	(264)
第 36 章	小胡子黑泽——九指夜叉	(277)
第 37 章	秀行的指环	(286)
第 38 章	奇怪的大川原塚奖学金	(293)
第 39 章	奇遇	(305)
第 40 章	银座手芸围棋俱乐部，十字路口	(318)
第 41 章	银座的外国先生（老师）	(330)
第 42 章	围棋五段，剑道八段	(338)
第 43 章	“六源道场”	(342)
第 44 章	柔道，还是中国跤儿	(353)
第 45 章	极道，渡边亲方	(362)
第 46 章	战友，中国证券精英	(372)
第 47 章	松山芭蕾，母亲	(377)
第 48 章	旅顺炮台，来自彼得堡的信	(394)
第 49 章	小勇的自白	(402)
第 50 章	阿列克谢，罗斯托夫雪原	(404)
第 51 章	阿联酋王室成员	(412)
第 52 章	墨君的求爱	(424)
第 53 章	三色玫瑰和三艘帆船	(426)



第 54 章	探监	(430)
第 55 章	再进警视厅, 出奇制胜	(432)
第 56 章	24 小时的外国巡警	(444)
第 57 章	一北, 一东, 二女来	(454)
第 58 章	生日, 二重桥前	(463)
第 59 章	与大塚议员的最后一次对话	(466)
第 60 章	托付终身	(474)
第 61 章	雪域的歌声	(482)
第 62 章	来自纽约的 E-mail	(486)
第 63 章	美江中国之行	(491)
第 64 章	和老八路的谈话	(495)
第 65 章	与宋様の会面	(499)
第 66 章	香港汇款	(503)
第 67 章	圣诞的东京	(520)
第 68 章	横须贺, 樱花	(527)
第 69 章	全家福	(540)
第 70 章	从东京来的包裹	(543)
第 71 章	给漫画社的手稿	(545)



起首

黄昏，东京西新宿人流、车流中间的天狼星大厦，大厅里，一位着灰色西装的中年人急急忙忙朝着正面电梯走去。正要伸手去按电梯开关，电梯门却开了，一个戴眼镜的肥胖中年男子从容地从电梯走出来。“啊！黑田课长，您好！”灰色衣装中年人大声说道。“您好，这边请！”胖子伸手示意向大厅一侧的咖啡厅。二人向靠窗的一张小桌走去。胖子微笑着示意请对方坐下，一面自己很舒适地深深坐进圈椅。“我原想下楼打几个电话，在下面等你一会儿，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嘿嘿。”胖子在暗示自己很忙。“清水少将的车路过此地，我顺便搭他的车来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课长等我呀！”穿灰色西装的人一边用女招待刚刚递过来的小毛巾点着额头，一边礼貌地向胖子回答。并探过身来：“您用点什么？”胖子看了一眼手表：“那么就来一杯红茶。”“两杯红茶加奶！快一点！”“哈依！”女招待转身离去。

“小泽君，这么急要见我，难道就是为了那个叫西原的中国人吗？”“正是，正是。”小泽将身体探向胖子：“据他的导师说，他曾为‘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工作过。黑田课长一定知道西原平一的详细情况，所以我来请黑田课长指教。”说完，小泽低头行礼表示诚意。“下午接到你的电话，特别向事务局请示，调出西原平一的材料，我也有点惊讶，这个人很特殊哟。”黑田轻轻放下了茶杯，从身边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用塑料文件夹装好的材料递给小泽：“从规定上说，我们是不向外面提供此类资料的，



不过，是自己人想要的资料嘛，又是你来办理，局长特许。”“多谢！”小泽伸出双手恭敬地接过材料，从自己的提包中迫不及待地取出眼镜，黑田伸手轻轻地拍拍小泽：“回去看吧，我还能呆五分钟。”小泽马上将眼镜和资料一起放进提包。

“这人是杉原教授的得意门生吧，他的父母曾是中国的高官，本人曾在中国军队服役多年，很诚实，能力很强呀，不过自卫队为什么会想到特别启用他哪？”黑田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小泽则伸手抓起茶杯旁的账单，随着黑田一同向出口走去：“据学芸大学杉原教授的推荐，还有清水少将的特别申请，航空自卫队作训部从已选定的三人中首选西原平一，另外两人虽然是日本人，但他们在理论上不如西原平一成熟，特别是缺乏军队的经历和军事知识。”小泽在出口处迅速付了账，“那么……”黑田用手轻轻碰了碰小泽，用目光示意，小泽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一位中年女士，身穿白色裙服套装，优美的身材，卓群高雅的风度，不由人们不对她注意。她从电梯出来急步向大门走去，迎面的几位男士纷纷低头向她致意，她一边看着腕上的手表，一边微微颌首回敬着，一阵风似地出了转门。

“黑田课长，那不是咱们东大著名的校花，舞岛吗？！”“你记忆力真好，是啊，虽然我们毕业多年了，但是这么漂亮出色的人物谁都不会忘记的，她现在是我们国际协力团的花啦。”“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漂亮、迷人，她还没结婚吗？”“没有，她曾作为西原的上级，在中国的内蒙古工作过几个月。我记得她回来向局长汇报时提到西原君，最后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我们大家谁也没有听懂……”“谁也没有听懂，那是什么话呢？”“她说，西原这样的人，是我们岛屿上找不到的男人。”“哦，看来她对西原的评价很高，但是这种评价似乎超出了工作范畴吧……”

二人走出大门，一辆黑色轿车早在门口等候了。司机过来伸手拉开后车门，黑田向小泽伸出手来：“老同学，那么就此告别



起 首

吧。”小泽伸手与黑田快速握了一下。深深一躬：“真是麻烦您了，多谢！”轿车驶出了院子，小泽这才慢慢地向院外走去。

一月的东京还相当寒冷，天又飘起了毛毛细雨，东京至成田机场的高速上，一辆桔红色的出租车飞驰。小泽透过挂满雨珠的车窗远望绿色的田野沉思着。

成田机场候机大厅前，小泽下了出租车，急急忙忙进了候机大厅，在看板上寻找着前往中国的班次，“中国国际航空”的字样映入了他的眼帘，他走近一名机场女服务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问道：“能否请查一下，是否有一位叫西原平一的先生办理登机手续。”“请您稍候。”机场女服务员微笑地点了点头，然后熟练地在电脑上操作起来。“西原平一先生刚刚办完中国国际航空 CA925 次航班的登机手续。”小泽道谢，转头看行李托运的行列，一个瘦高的背影马上吸引住他的目光，米色的风衣下那宽阔的肩膀，半竖着的衣领遮着稍稍低垂的头。“孙君在生活中喜欢低调。”他的导师夫妇曾对小泽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他右手拿着护照和机票，左手浅浅地插在裤子口袋里。从侧面望去，短头发下微微眯起的眼睛里饱藏着无限的能量、智慧与锋芒。但此刻却被封得严严实实，表面上显得是那样的平和、沉静。小泽猜想，如果大厅的一端突然发生剧烈的爆炸，也不能使这个人更快地转动他的脖子和眼球。

小泽凑近跟前，发现比起一年前，在杉原教授家遇到他的那一次稍稍多了几根不太显眼的白发。“西原先生，您好！”那位男子转过身来：“是在叫我吗？”“您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小泽，小泽英二，官房长官的秘书，在杉原教授家见过您的。”“啊！原来是小泽先生，真是对不起，失礼了。”西原微微欠了一下身道歉。“那么，小泽先生往哪里去呀？”“我去大连！”小泽微笑着回答。“哦，那我们正好同路啰，我去北京。”“我在跟西原様开玩笑哪，其实，我是专程来找您的呀！”小泽收起笑脸严肃地说。



“请您办理行李手续！”机场女服务员催促着西原。“请您稍候，我马上办完手续再详谈吧。”西原向小泽道歉，顺手将身旁的一只大箱子一只手轻轻提上传送带。“35公斤，真厉害！先生，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这么重？”女服务员对这个文质彬彬的客人有这么大的力气着实惊讶，微笑着顺口问道。“全是书，需要打开吗？”“不必，请您收好保管单。”

办完手续，西原转身向等在一旁的小泽：“还有一个小时才起飞呢，喝一杯咖啡吧！”两人并肩向二楼的咖啡厅走去。“听您公司的人说，您这次回北京决定得十分突然，不知为了什么？”“家父病重。”西原的神情黯然。“两杯咖啡！”小泽朝走过来的服务生吩咐道。“令尊年事很高了吧？”小泽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透过眼镜仔细观察西原的表情变化。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西原微微眯起他那又细又长的眼睛，从巨大的玻璃窗向下俯视着停机坪上忙忙碌碌的景象：“是啊，八十了。”……“啊！您不是说专程到机场来找我的吗？”“正是，西原先生。前天，我先找到杉原教授，他正要去夏威夷休假，告诉我您公司的电话，昨天下午打电话到您公司，才知道您今天一早就回北京，为了急着和您见面才赶到这里，实在太失礼了！”说着小泽弯腰低下他那坐在一把小椅子的高大的身躯。“哪里，不必这么客气。”西原回敬着。“那么，到底有什么事找我呢？”西原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小泽。“时间不多，我只能简单谈一下。去年下半年，我已调到防卫厅工作。航空自卫队长官去年邀请国内外专家作过一次会谈，有关运用现代运动心理学理念改造日本军用机飞行员选拔和训练的计划，从那时开始正在制订。最近想请筑波大学和学芸大学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计划给予具体指导，防卫厅派我找到杉原教授，教授向我们全力推荐了西原先生您。他认为您不仅在运动心理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对军事方面十分熟悉。只有您才是这次防卫厅所交任务最为合适的人选。所以，我受托赶来机场，希望西原



先生不要推辞!”

西原弄清了对方的来意，略顿了一顿：“我自离开杉原先生教研室后，已有一年多没有接触这方面的研究了，怕是有些落伍，恐怕这么重要的责任承担不了吧!”“教授一再推荐您，而且，据教授说，上次教授在军方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也是您主笔，防卫厅长官和清水少将看了之后也倍加赞赏呢!”“好吧，”西原见拗不过小泽，“我的时间不多了，等我从中国回来再详谈好吗?”总算没有被一口回绝，小泽这才松了一口气：“那样就太好了。您在中国大致逗留多久?”“一周到十天。”说着两人同时站起来，小泽从怀里取出一张早已准备好了的名片，指着上面用红笔圈好的电话号码：“您返回东京时，务请先通知我，我来机场接您。”“再见!”“再见!”

望着西原大步离去的身影和扬起的风衣，不觉感叹：“人才难求呀! 嗯，岛屿上找不到的男人? ……”

中国国航的空姐试探着用中文对这位看上去十分疲劳的，飞机起飞这么久，到现在连风衣都懒得脱下的中年人说：“先生，您请用茶。”遂将一杯绿茶放在他的面前。“看来，虽然我离家多年别人还是能一下就看出我是中国人。”“谢谢您。”他很礼貌地点头致谢后，随即站起身来，脱去风衣，紫红色的护照掉在地毯上。“啊! 先生，您的东西掉了。”空姐捡起护照，十分吃惊地望着他：“先生，您是日本人啊! 您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啊，我是中国人，入了日本国籍……”“哦——原来是这样呀。先生，您看上去特别累，我给您拿一个小枕头（飞机上专用）来，您可以把座位靠背稍稍调一点，这样可以舒服一些。”“好的，太谢谢您了。”

飞机正沿着朝鲜半岛西侧飞越渤海。他侧脸望着舷窗外那厚厚的阴暗的云层：“下边大概是大雪纷飞吧?”

.....



大陸蒼眼

三十年前，在浩瀚的中国东北雪原上，风雪，那时候似乎完全不具诗情画意，严酷！也许恰好是它的别名……

那时候的他，身穿一身黄色的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棉衣裤，脚登已裂了口的大头鞋，稍有点大的羊皮棉军帽压在眉毛上。寒冷和哈气使少年唇上软软黑黑的绒毛变成了白色。



第1章 屠 狼

这次从兵团回哈尔滨来探望父亲，小炜并没有多带钱，给父亲买了几条烟留下之后，兜儿里只剩下几毛钱，火车票买不了了。“我扒货车回去！”主意已定，小炜把大炜和铁男嘱咐要带回兵团的东西装入一小小的提包，关好地下室的门，拎起提包，朝王兆屯火车站（哈尔滨市里的一个小站）走去。从哈尔滨往北去的火车很多都经过此站，只要能扒上去猗猗屯（69团所在地）的货车就行。

四五点钟，天色已渐暗，小炜走进车站的编组处遇人便问：“大叔，这车是上猗猗屯的吗？”“这车过猗猗屯。”“好嘞！”小炜把提包放到嘴里咬着，两手攀住货车厢外的铁梯就要往上爬。“你下来，下来，可不敢哪。”小炜下了铁梯，心想，你看不住这几十节车厢，我总能找机会上去。拎起包磨头就朝车前头走。“小后生，你回来，我跟你说话……”老头儿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叔，我兜里没钱了，只好搭这车去猗猗屯……”“你上守车来，我带你去！”小炜一听让他上守车，喜出望外，“谢大叔了！”“上来，上来。”

这节守车是用一节旧客车厢改造的，车厢中央安着一个炉子，里面炉火正旺，上边的炉盖子烧得通红，盖子上坐着一壶水早就开了，不住地“啪啪”顶着壶盖，老人把壶拎了下来，在两只破碗里倒上了点水：“喝吧，车马上就开了。”“大叔，这炉子用不用封上点？”“封上点也行，你会呀？”“我会！”小炜在车厢



角落里用煤铲铲了半铲湿煤，用炉钩掀开炉盖，把湿煤盖在炉火上，用炉钩在湿煤上掏了一个通气孔，再盖上炉盖，把炉子下面的进气口关小，抬头看着老人。老人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烤得焦黄的玉米饼：“吃吧，吃罢了在椅子上眯一觉，到了猗猗屯我叫你。”小炜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顾不得谦让，从老人手里接过玉米饼大口嚼起来。老人把一根细木条从进风口插进炉子里，点着之后，又点燃了旱烟袋：“你们年轻后生们胆子真大，货车也敢爬，没听说啊，夏天有几个人为了逃票，车开出站往下跳，摔断了腿……”“没事，我会飞车，上、下都没事！”小炜自夸地说。“没事！刚才你要是上了货车厢顶上啊，咳！到了猗猗屯你就成冰棍儿了！”“怎么成冰棍儿……”“货车厢上头，车开起来，好家伙，那有零下五六十度！前几天还在货车厢上冻死两个南方来的知青哪！”小炜停止了咀嚼。“可不是吗，兵团都知道这件事，我也太大意了，如果刚才真要是上去了，冻得实在不行就得拼死往下跳，怎么也不能像两个上海女知青那样在上面活活冻死。可跳下来之后，既使是不受伤，荒郊野地……”老人已满意地抽完了他的烟，靠在车厢板上闭上眼睛，小炜吃饱喝足，守车中暖和的空气使他感到困意，头枕着提包，蜷身缩在木条椅上：“跳下去之后，荒郊野地……”

“后生，起来！起来！猗猗屯已经过了。”“大叔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叫我呀！”“猗猗屯没停，你又没买票，停了你也出不了站啊，这点溜儿是小井，离猗猗屯五里地，你下去往回走一点就是猗猗屯。”“好好，谢大叔啦！”“快下，快下！车动啦。”小炜拎着提包跳下守车，货车拉着响鼻咣当咣当钻进了黑暗。

小炜顺着铁道向猗猗屯方向望去，隐约可见车站昏暗的灯光。小井这儿是火车上水的地方，从这到69团应该比猗猗屯火车站更近。站在道线上，小炜判断出正南、正北，再向西北方向搜寻，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向西北方向也就是69团方向的路。果然，向着西北45度方向有一条胶轮马车压出来的路。“沿着这条



路应该能走到69团，从猞猁屯站到69团大概有20里，从这儿直接向西北，如果方向没有错的话，也就10里地不到了。”小炜再次辨认了一下方向，相信自己的判断。解开裤子扣冲着路基尿了泡尿，紧了紧裤带，从地上捡起一根短树棍挑起提包放到肩上，迈开大步，“有点像刚刚报了仇的林冲吧，雪夜上梁山！”小炜的思绪和身影一齐朝西北雪原深处走去。

这条马车路确如小炜判断的是条通向西北方的小路，路的两侧一里地左右，两边都可见时隐时现的小屯。小炜刚刚在守车上的暖意，此时已完全没有了，脚底下的大头鞋也已开始发硬，嘴上那短短的软软的胡子也开始有冰花儿了。凭借着月光，小炜看见不远处公路上的电线杆子，“哈，果然是条近路！一上公路到69团就用不了一小时，要是在公路上能搭上一段车就更好了，可惜现在是深夜，不会有车这时候出来……”

突然，前方的雪丘后面闪出一个黑影，小炜机警地停下脚步，慢慢地从肩上放下提包，左手从手闷子（棉皮手套）里伸出来，下意识地向怀中摸去，把那把一直插在棉裤里的好伙伴，一直被小炜自己的体温温暖着的蒙古刀握在手里，定了定神，那黑影并没有动，只是用两只绿眼睛盯着小炜。“大概是条狗吧，扔一块石头它肯定会跑。”小炜在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投了过去，黑影略动了动，不仅没跑开，反倒朝小炜这边又跑近了几步，在距离小炜十五六米的地方站住了，这下小炜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狗，是狼！一只巨大的狼，比小炜见过的最大的狼狗还要长出半个身子，灰色的狼身上还有雪花，黑色的大鼻子上两个黑洞洞的大鼻孔比手指还粗，狼眼中透出的锋利和冰冷的力量直接震撼着小炜的心脏，小炜感到脖子后面一阵阵发紧，嘴中又干又冷。“混蛋！胆小鬼！我腰里的东西不见得比你的牙钝，咱们俩斗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哪！”小炜用自己最灵活最有力的左手不慌不忙地拔出刀来，温暖坚硬的刀柄使他增加了信心。把左手的手闷子揣进兜里，握刀的手也插进棉袄兜里，尽量保持左手的温



度，在最必要时不能让它失去灵活，沿着马车道继续向公路方向挺进。

小炜努力保持全身松弛和弹性，迈着均匀的步伐走去。这只狼似乎看出小炜的意图，从道边的深雪地里纵身跃上马车道，迎着小炜分开粗大的前爪，露出寒光闪闪的狼牙。“怎么！想吓唬我！哼！”小炜的心里反倒觉得松了一口气，“不动真格的就想让我乖乖地躺下变成你的美餐，你也太小看我了！”小炜故意将自己激怒，因他知道自己只有在激怒中才能唤起平时没有的巨大潜力。左手从棉袄兜儿里拿出来，不紧不松地捏着刀柄，并没有放慢多少脚步，对视狼眼朝着狼正面走去。在距离近得只有五米左右的时候，狼先动摇了，让开路向侧后方挪了几步，小炜并不加快步子，侧着身从狼身边走过，小炜在这最近的距离上看清了这个大家伙，头，比小炜带着兵团羊皮帽子的头还大，白色狼脸上从眼角到嘴边有一道深黑色的疤痕，四颗最长最大的狼牙足足有小拇指那么粗，将近一米长粗大的狼尾沉甸甸地拖在雪地上。

和狼擦肩而过，小炜并没有加快脚步，现在，小炜知道这是狼最佳的进攻时机，就在这里，就在这时，与它决一死战！狼对这个从容从自己身边走过的人深感疑惑，不仅没有马上采取攻击，反而在原地站了很久。小炜侧着脸用余光看着狼和自己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把已被冻得有些僵硬的左手重新放进棉袄兜儿里。离公路还有百十米了，狼仍在原地没有动，小炜加快脚步，向公路急趋，狼突然起步向小炜追来，狼头和脖子上下探着，小炜转过身来，平开双脚，膝盖微屈，握着刀的左手伸了出来。狼在距小炜五六米的地方停住了，四只眼睛仍然对视着，大约过了两分钟，小炜把左手轻轻放进兜儿里，侧身登上了公路。

电线杆子上的灯泡在风中摇晃，狼在小炜身后十余米左右的距离跟随着，等待寻找攻击的机会。小炜不紧不慢地沿着公路向69团方向走去。公路渐渐进入坡道，已能遥遥望见团部外的桦树林，团部的灯光也越来越清楚。“再有一会儿，我就到了，再

